

老

舍传



朗云 苏雷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沉重的谢幕



作家艺术家文学传记丛书

老

舍 传



朗云 苏雷 著

—— 沉重的谢幕

北京文艺出版社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李建华

老舍传
——沉重的谢幕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临汾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19千字
1994年12月第2版 1996年1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3001—13,000册

*

ISBN 7—5378—0892—9

I·870 定价:12.80元



老 舍

楔 子

太平湖不大，圆圆地围成个圈儿，湖中心有个小岛，一座歪歪斜斜的木桥把小岛和陆地系在一起。湖边是一行缺神少气的柏树，热风吹来，几片早熟的叶子，象是上苍随手撒下的纸钱，悠悠然，飘坠在地下。

太平湖座落在北京北城的一隅。八月天，日头毒似火，炎热逼着蝉儿象街上的高音喇叭似的没命地叫着。反衬之下，这里更显得幽静而荒芜。

他，躲开了那些在高温下热情不断膨胀的红色“小将”们，躲开了那突如其来而又使人晕头转向的“运动”浪潮；来到了这个孩提时代经常光顾的小湖。近三十年来他头一次感到那么茫然，那么不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会首当其冲呢？他已经迈过了花甲之年，又是头一次，他感到身体是那么不中用。一种被遗弃了，被整个世界遗弃了的感觉沉重地罩住了他。他觉得这些天里发生的事情，象是一场恶梦。一切观念都被翻倒过来，昔日受人尊敬的领导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共产党里竟然有着国民党，叛徒、特务。走资派大把成堆；人的尊严变成了脚下的狗屎，所有的皮都被扒下来了。谁叫得凶，谁是好汉。谁打得狠，谁最革命。“造反”、“横扫”这些词从上千张乳臭未干的嘴里喊出来，形成了一股“轰轰烈烈”的泥石流……

他踏上了环湖的小径，一步、二步、三步、五步，一步又一步在兜着圈子。那曾被拳脚相加的身子越来越沉重，他停下来，用那只修长的手扶了扶不时滑落下来的眼镜。就是这只手，曾写下多少脍炙人口的不朽名作：《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骆驼祥子》《离婚》《茶馆》《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这一部部作品，在他生命的里程里架起了一座桥，这座桥的长度是六十七年零七个月。他把自己整个身心都筑进了这座桥里，如今，桥塌了。

他看见了那些曾和他一起筑桥的人们：拉车疾跑的祥子，悲天悯人的常四爷，窝囊废艺人方宝庆，龙须沟边上的程疯子……

他看见了那条只有一米半见宽的小杨家胡同，成年叼着个烟袋的姑妈，洗衣服洗得两手又红又肿的母亲……

小桥、柏树、小路都落在后面了，他踏上了小岛，看着那死一般沉寂的湖面，躯体里那颗饱受冤屈的心开始下坠了。

1966年8月25日，细雨霏霏。急促的电话铃惊醒了终日在惶恐、耽心、不安中渡过而刚昏昏睡去的女画家胡絮青。一个男人的声音通知她：马上赶到太平湖……

她冲入雨中。

1967年八、九月间，一个“不吃香”的诗人，在北京沙滩无意中碰见了“厄运”缠身的女画家，他急切地走上前去：

“舒先生怎么样？舒先生好吗？”

她脸色苍白，低声说：“他不在了，已经去世一年了。”女画家走了，却留下一个晴天霹雳。

“舒先生死了！”

“老舍死了！”

“老舍，他……！”

谁也说不上，老舍怎么死的。但他确是死了，时间是：1966年8月24日。

目 录

楔子.....	(1)
第 一 章 小杨家胡同.....	(1)
第 二 章 大难不死的“贵人”.....	(8)
第 三 章 母亲——孕育作家的摇篮.....	(13)
第 四 章 人之初，性本善.....	(19)
第 五 章 为人师表.....	(32)
第 六 章 当不了官的“松人”.....	(39)
第 七 章 又当了教书匠.....	(54)
第 八 章 他把悲伤压在心底.....	(65)
第 九 章 远涉重洋.....	(72)
第 十 章 他乡遇知音.....	(78)
第十一章 歪打正着.....	(86)
第十二章 下南洋.....	(90)
第十三章 情投意合.....	(97)
第十四章 闭门著书.....	(112)
第十五章 青岛会友.....	(125)
第十六章 写家和洋车夫.....	(139)
第十七章 出逃.....	(146)
第十八章 抗到底.....	(158)
第十九章 重任在肩.....	(165)

第二十章	文人的抗战.....	(182)
第二十一章	撤离武汉.....	(195)
第二十二章	初到重庆的日子.....	(207)
第二十三章	山城岁月.....	(217)
第二十四章	光明行.....	(227)
第二十五章	没有绝望的文人.....	(233)
第二十六章	苦难中的团圆.....	(243)
第二十七章	黎明前的黑暗.....	(262)
第二十八章	异域归来赤子心.....	(280)

第一章 小杨家胡同

北京的胡同据说有四千五百多条，宽的象国子监，少说也有六、七米宽，再加上“文武百官到此下马”的满汉文石碑一立，真是气派。窄的象羊肠子胡同，一百五六十斤的胖子，不蹭下几块墙皮来，休想过关。最直大概要算是竹竿儿胡同了。举眼望去，直插到底；好象老天爷用刀切出来似的。有直的，当然就有歪的，斜的，于是杨梅竹斜街，铁树斜街，烟袋斜街便应运而生；好象当年张果老造北京城，就为了让你横竖都挑不出理来。若问这些胡同都有些什么特点？北京人说起来还真有点脸红呢：“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在北京北城，顺着西单、西四牌楼下去，一过护国寺，路东边儿，口上把着个茶馆的就是小杨家胡同了。胡同虽窄，拐过俩弯，倒还有块儿宽敞地方，算是个“肚儿”吧。这里的几户人家的街门都朝着“肚儿”开着。靠近年根儿了，人们也开始忙乎起来。割肉、打酒、蒸饽饽，到腊八的时候，再泡上罐醋蒜，白白胖胖的蒜瓣，望而垂涎的酸醋，来年吃饺子就着，那滋味……。栽水仙的，腌芥菜墩的，把“大红袍”萝卜挖空了，里面种上蒜，用两根线一串吊在窗户框上……头年这点事，一忙活就到了腊月二十三。人们当然忘不了买糖瓜祭灶，说是糊上灶王爷的嘴，他老人家能上天言好事。卖糖瓜的这几天买卖格外兴隆，那叫卖声也分外起劲，透着甜腻。他倒是打心眼里庆幸灶王爷给他

带来一年一度的好运气。可惜灶王爷并不买凡人百姓的帐，吃了那么多糖瓜，到了天上却总是说小民们如何如何不好。于是，有钱人照样有钱，受穷的照样受穷。

老百姓总是实在的，尽管灶王爷如此不义，每到年前儿，人们照样还是用糖瓜去糊灶王爷的嘴。盼着有一天那嘴里也能吐出一句带甜味的話：“愿天下的穷百姓都能发达。”

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那年，说是朝廷里举人闹事，连皇上也给扯了进去。惹恼了西太后，“老佛爷”把皇上囚进了瀛台，大抓余党。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除了跑走的，剩下的六个新党被大兵揪住了辫子，推到菜市口外一刀剃下了脑袋。

血里糊楂的杀场，在京城并不多见。沸沸扬扬的小百姓看完了热闹，也就不管是什么太后关起了皇上，还是康有为、梁启超背后给“老佛爷”上了眼药……到了年根儿，回到家里照过自己的小年，照样祈求灶王爷能让祖坟上冒青气儿。

小杨家胡同东南头有个小院，院内长着两棵枣树，一只大黄狗里里外外地颠着，象是焦急地等候着主人的归来。正屋，糖瓜已经顺顺当当地供在灶台上，只等酉时一到，送灶王爷上天。北屋里人进人出，忙个不停，大人们脸上挂着紧张、严肃的神气，这神气似乎也传给了还不甚懂事的孩子，稚气的小脸上透出一种忐忑不安的神态。千真万确，这里的人们在等待着什么。

这家是旗人，正红旗的，象其它七旗：镶黄、正黄、镶白、正白、镶红、镶蓝、正蓝一样，吃着“铁杆庄稼”。掌柜的叫舒永寿，在皇城里当个小小的护军。说白了，就是在挨不着皇上的地方，给皇上站个岗，当个值。

腊月二十三，人们俗称小年，关着三两饷银的舒永寿，正在当值。寒风中，他冻得瑟瑟发抖。才四十多岁的人，背都有点驼

了。说起来也是个旗人呐，可早没有了祖宗进关时站在马上射箭的那股子慊悍劲了。他不由得叹了口气，一家七个孩子，手上又没什么产业，这日子过的苦啊。但凡能有点钱的主，手里揉着俩嘎嘎作响的核桃，拎着画眉笼子，花上一个大子儿，闷壶小叶儿，也可谓悠哉悠哉。再有点钱的骑马驾鹰，到方圆一百六十里的南苑打点子野物，脱不了那股子洒脱劲儿。最有钱的主，百姓是看不到的。几间高的红墙，亭台楼阁，水榭曲廊，风言风语的还说有一只泡在水里不会动的石头船。唉，都是旗人啊，却大不一样。舒永寿心里很不是滋味，怨谁呢？都怪自家祖坟上没长着作官发财的那棵蒿子。眼下，娘们又揣上了，说生就生。这发财要是也像生孩子一样容易就好了。生活的重负早已把他第一次做父亲时的喜悦磨没了。唉：又添了一张嘴！

好不容易挨到下岗，顶着西北风，顺着西四牌楼朝家奔去。那时候还没有柏油马路，都是土道。这条路舒永寿早已踩熟了，不用看前面已到护国寺了，护国寺也是徒有虚名，早绝了香火。买卖家倒是不少，路西是以自制黄酒出名的“柳泉居”饭馆，打媳妇生了小三以后，他就再没照顾过这里了。马路对过是“天泰轩”茶馆，三年前他曾是这里的常客。再往前一点是“英兰斋”满汉饽饽铺，这是唯一一个还肯赊点帐的救命铺了。

酉时到了，花炮声中，小杨家胡同的家家户户都燃起了柏枝，灶王爷坐在柏枝上，随着人们美好的祝愿，冒出一股青烟，升天了。

就在灶王爷飞回天宫的刹那，胡同东头，长着两棵枣树的小院里，传来一阵阵婴儿的哭声。一个赤条条的小生命出世了，母亲却昏了过去。这小东西破口大哭，亏了已经出阁的大姐在“啃节儿”上及时赶到，抱起了孩子。在姐姐温暖的怀抱里小东西停



止了号泣。

腊月二十三，是立春的头一天。舒永寿跨进门来，一听说又得了个小子，那成年挂在脸上的晦气，总算透出点光彩。虽说是添了一张吃饭的嘴，可孩子总还是爹妈身上的一块肉。他又在心里叹了口气，抱过孩子：“就叫庆春吧。”他嘴上说着，心里也被这春天的气息撩动着。兴许这“春”字会给这孩子，给这个家，带来点吉兆吧。

舒庆春——舒舍予——老舍来到了人间，谁也不会料到，这小东西以后竟会成为一个在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作家！

舒庆春上头有四个姐姐，三个哥哥。可长大成人的只有庆春和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庆春童年里印象最深的要算是他的姑母了，姑母在中年居孀后，就搬回了老家，和他们住在一起，当起了大姑子。这大姑子在家里顶上半个婆婆，她整天除了嘴上时不时地哼上几句二黄，就是用那管总不离手的长烟袋四处敲打。大约是脑袋上吃烟袋锅吃多了，庆春总是忘不掉这位姑妈。

庆春出世那天，姑妈走了过来，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生下来的光屁股孩子和刚刚醒转来的弟媳妇，猛然，她不知那根神经被扎了一下：“哟，灶王爷上天，这秃子落（音涝）地，有来头啊！”别看老太太对佛神并不是那样虔诚（就说给灶王爷供的糖瓜吧，每年腊月二十三头睡觉前，总要就手拿一块，躲在被窝里去磨一磨她那坚固的利牙。她才不在乎灶王爷到天宫后会不会见外呢，反正她知道，就是天王老子也不会拿有钱人问罪的，而只会拿穷人寻开心，不吃白不吃。）可她对这偶然的巧合却很重视。认为这是天意，说不定这小窝窝里会飞出个金凤凰（这一点，她还真有先见之明），她不敢轻视这个小小的“生灵”，可又妒嫉的不得了。本来嘛，一个关着三两饷银（就三两啊）的穷

护军，却是人丁兴旺。而她这个每月吃着几份钱粮的女人，大小也算是个财主了，却断了子息？不过她是绝对不相信报应的。这人间的的不平等，分配的不合理，只是使她养成了对佛神的反抗和不敬。尽管如此，倘若叫她把银两撒些给度日艰难的兄弟，叫舒永寿过继给她个把两个孩子，她是万万不肯的。她坚信一条：钱撒出去就不会回来了，好像泼出去的水。孩子嘛，也许早晚还是会有。况且看见弟媳妇生孩子又是那么容易。老太太从她那泛着黄光的牙缝间挤出了一句话：“这小狗尾巴”。算是给庆春的“赐号”吧。不过这外号倒是再贴切不过了，戊戌年是狗年，这孩子又是年底生的。虽说不太中听，可这年月谁又计较这个呢？再说穷人家的孩子历来爱起个猫啊、狗啊的浑名，一是盼着他能好养活，二来据说沾了这些小生灵的性气能命大。所以这小狗尾巴的称号真是太合适了。

小狗尾巴的落地，还引来了一位贵人，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骁骑校的妈。这可是一位正儿八经一点不含糊的努尔哈赤的后代。且雄风不减当年，这就是大姐的婆婆。大约是“不赔东西，白做旗人”的信条鼓舞了她，凡是债主登门讨帐，她总是双目圆睁，掷地有声地对债主说：“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是铁杆庄稼，欠得了你们日子，欠不了钱！”一口气就把敌人打退到西直门外高粱河下。这会儿，她正叉着腰和姑妈争辩着产妇是因为中了煤气，还是因为身子骨虚弱才昏迷过去的。

母亲醒来了，她看见了她的老儿子。她看不出老儿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天庭并不饱满，地角也不甚方圆。两耳不垂肩，两臂裹在破布里，也看不出是否过膝。当母亲的并不难过，她不求儿子有个什么“贵象”，能活下来，这已经是好造化了。

小狗尾巴来了，姑妈的大姑子地位的优越性受到了影响。要是遇见饭吃的不顺心，茶喝的不顺口，她就摔盘子，砸碗，敲烟袋锅。好在母亲从来就是个懂规矩的好旗人，打年轻时，从德胜门嫁到小杨家胡同，宁愿吃多大亏，也从不和旁人拌嘴逗气。就知道一心伺候丈夫，伺候大姑子，下死力拉扯这一窝孩子。旗人嘛，礼仪是少不得的，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少不了换上洗得干干净净的大褂，上门贺吊。日子虽穷，两吊小钱总是要给的，算是“礼轻情份重”吧。赶上兄弟、外甥来串门，她总想方设法弄点像样的吃喝。一来，到底是亲戚，二来，哪个嫁出去的媳妇愿意叫娘家人看着自己苦哈哈的。就是再穷，也得对付弄锅打卤面吃。赶上兄弟、外甥自己掏钱沽酒割肉，她脸会羞得绯红，谁不争个脸呢？

姑妈生性好从鸡蛋里往外挑骨头，稍不顺心，就扯着走了音的嗓子，骂上几句，摆摆大姑子的谱儿，母亲从不顶嘴。私下里她也能找出宽心丸来：“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啊，这就是命。”

好几年后，姑妈死了。母亲“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再也不用受这份气了。可她比谁哭得都伤心。“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哪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还把姑妈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窄窄的小杨家胡同添了个小狗尾巴，日后中国多了个大作家，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大凡旗人后来都种个园子（象常四爷），当个油漆匠（象二哥富海），混个手艺，找条谋生的路子。铁杆庄稼指不上了，也指不上什么佐领、子爵，连皇上也指不上了。大清的龙旗虽说没倒，可旗人却大不如前了。

那时候的中国军队，作战使的抬枪，打一枪，轰隆一声，呼啦啦铁沙子散开一片，等再打第二枪，得一袋烟功夫才能装好药。人家洋鬼子使的快枪，不容你打第二枪，十枪都招呼上去了。这场仗，中国人算是败定了。

舒永寿虽说只是个小小的护兵，却颇感到自己守土有责。皇上跑了，那是皇上的事，太后颠儿了，那是太后的事。护兵的职责就是与社稷共存亡。他挺直了腰板，抄起了抬枪，大难当头，反倒激起了沉淀在他骨子里那点子努尔哈赤的热血，拼了！和这帮洋杂种拼了！

抬枪打飞了，烧夷弹把身上都打着了，弟兄们全被打散了。拿命终究拼不过洋枪洋炮，京城失陷了。但分能逃命的全脚底板抹油——溜了。舒永寿也想起了家里的老老小小，一股挣命的劲使他拖着负伤的身躯，从前门楼子爬到棋盘街，天安门，爬到南长街……

不知过了多久，也在护军里关着饷的庆春姥姥家的一个表哥，随着溃败下来的队伍逃进南长街，他见路西南恒裕粮店，店门半开，便窜进去找口水喝，一眼看见了躺在地下的舒永寿。他连忙凑过去把全身已经焦黑的舒永寿扶起来，奄奄一息的舒永寿看着来人，颤颤抖抖举起一双布袜子和一付裤脚带，求人给家里报个信……。

娘家表哥到了庆春家，把袜子和脚带托在手里，送到庆春母亲面前，然后二话没说，转身就走了。

鬼子进城了，舒永寿再也回不来了。

一伙洋鬼子拐进了小杨家胡同，他们怕是从没见过这么窄的巷子了。最宽的地方才一米半左右，长长的毛瑟枪东磕西碰，更